

忙中的“闲”和 闲中的“忙”

□魏治祥

曾经很忙，尤其是当新闻部主任那几年。那时安排采访，审稿审节目，加上会议多，电话多，应酬多，总有忙不完的事。有时连续加班，烦了，便开玩笑：“常掂起脚朝退休那个方向打量。”

好在始终忙而不乱，还可以忙里偷闲。再忙，只要不拖拉，不上火，总能见缝插针，从忙中“偷”出“闲”来。有时三下五除二把活干完，还会有无所事事的感觉。看见别人没多少事却忙成焦头烂额的样子，自己却有时间读书品茗，显得悠哉游哉，不禁暗暗得意。那种难得的闲，便是忙中的“闲”。

退休了，一觉能把天睡亮，一觉还能把天睡黑，成了个地地道道的闲人。便想，从今往后自由了，无拘无束，天高任鸟飞了。过去忙中偷闲，那偷来的闲毕竟缺乏与之配套的闲情逸致。闲则闲也，惜乎无“悠”。如今的闲，是组织安排的、彻头彻尾的闲。“老子明天不上班，衣服裤子随便穿”算什么，如今咱是天天不上班，天天都“随便”。

然而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就悠闲得没滋没味、随便得磨皮擦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空虚，烦躁，血压升高，消化不良——各种毛病纷纷欺上门来。

朋友老汪说起他退休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洗漱后出去转一圈，然后回家吃饭。饭后看看电视，然后吃饭。饭后睡会儿觉出去转一圈，然后回家吃饭。然后看电视，睡觉。频频出现的词汇是“吃饭”，加上没有早、午、晚的区别，敢情这位仁兄的从早到晚就是吃饭了。如果在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碰到可以如此随便“吃饭”的人，你肯定会羡慕乃至肃然起敬的。如今吃饭已经不算一回事了，“吃饭”却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就觉得很好笑。把这番话说给老伴听，老伴也乐不可支。笑过之后，又把我的日常生活浓缩了一下：早上起床洗漱后做简单的肢体运动，然后吃早饭。饭后看书，然后吃午饭。饭后稍事休息便去游泳，然后差不多又应该吃晚饭了。这不是半斤对八两么？我笑不出来了。人闲成这样，且

不要说毛病越来越多，活一年跟活一天有区别吗？

当务之急，是赶紧忙起来。

先学习买菜做饭，接着去合唱，骑行，健走，朗诵，加上原来的游泳和读书，一来二去，竟忙得不可开交。再后来，又学习在电脑上写文章。初习打字，难免磕磕绊绊，有时为一个字就得折腾半天。如此“写”法，极富操作感，那兴趣也就格外浓厚。“写”得兴起，连饭都不想吃了，由得老伴在一旁再三再四地催促。把写好的文章存入文集，关闭电脑，兀自意犹未尽，叹道：同样是忙，怎么就忙得如此欢天喜地，且这般的成就感呢？这种忙，可谓之闲忙。

闲与忙是相对的。忙的时候，要有闲心，要学会从中找到乐趣。焦头烂额的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影响身心健康。对闲人而言，就是要适度加压，让自己重新忙起来。闲中的“忙”自有另一番境界。那是在为自己忙，是没有功利的忙，是开开心心的忙。这一忙，怪了，忙出了返老还童的模样。

退休了，得学会忙，千万别闲着。

白露时节

(外一首)

□胡巨勇

无开花事，无关风月
黄叶把旅程交给西风
悲壮的回归中
道出了与生活妥协的禅悟
露珠在草叶上抒情
晶莹的颂词
点缀着田野的素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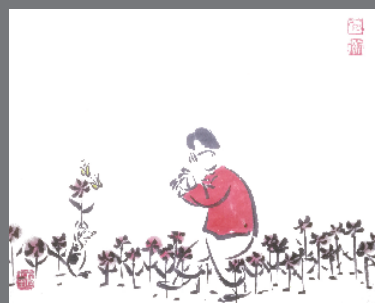
日子的体温越来越凉
秋虫的呢喃
打湿季节的脉络
与云朵一起漫下来的是
蝉声的隐退
有虚实相应的雁鸣跌落
烫伤了游子的背影
在秋天静美的时光里
并不意味着都是收获
有时不是送别
就是召唤

@老屋

没有了炊烟的搀扶
老屋越发孤独了
没有了鸡鸣犬吠的偎依
老屋越发沧桑了

几滴鸟鸣渗入
拉大了寂寥中的空荡
木格窗残破，门框已缺损
豁了口的光阴
呈现着忧伤的表情
蒿草蒺藜
见缝插针地侵占着领地
此时的我只是过客
井台石还在，它的沉默
具有象征意义

坚守这么多年，老屋
没有坍塌。就像
我内心漂泊的乡愁
支撑起最后还乡的荣光



花香浓

曲径野花多
山蜂好快活
凑前闻两朵
香粉染衣帛

书生急

夏日连阴雨
老宅修葺急
难为砌砖瓦
纸上笔谈齐



换口味

天热懒吃饭
果蔬代餐厌
瞅见大蒜新
做碗炸酱面

闹蚊虫

蚊虫追夏至
手舞足蹈拍
谁借扇子走
速速还回来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婆婆是个“护花使者”

□刘德凤

领导安排我出远差，我最担心的，是我养的那些花草草没人打理。楼上楼下，室内室外，这几年被我整成了小花园，加起来有上百盆花。我将这个疑虑跟婆婆说了，婆婆拍了拍胸脯，大声地回我：“交给我吧，你安心出差，放心，我会是个很好的‘护花使者’的。”

半个月后回到家，看到一盆盆的花花草草们，都长得郁郁葱葱，我的心情好极了，忍不住哼起了歌。婆婆打断我，一脸的得意：“在你出差的这些天里，所有的花儿我都帮你浇了水，施了肥。我都快成养花高手了。”公公也在一旁附和着说：“她呀，一

整天就惦记着你的这些花，提个水桶，楼上楼下跑个不停。”

被婆婆这样重视，我有些意外，公公和婆婆开了一家小店，生意也是极忙。一天忙到晚上，身体也是极其疲惫，还管理我的那些花，肯定很辛苦。我不由得对婆婆敬重了几分。

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婆婆的菜园，看玫瑰花苗的生长情况，因为栽在土里，营养水分各方面吸收不错，玫瑰长势不错。刚好隔壁有个老太，在她的菜园里栽菜，我不由得跟她打了个招呼，老人热情地过来参观我家的菜园，赞不绝口，说地整理得平整，菜苗管理得好。然后，她扯了扯

那株月季，说：“种这个有什么用呀，占地方，要挖掉！”又指着那几株玫瑰说：“这个也要挖掉。一点用也没有。”

那株月季，长得有一人多高了，枝条上结满了花苞。那可是我最喜欢的花呀，都栽了五六年了。确实，月季占了不少的地方，婆婆因此要少栽很多菜，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相反，这株月季是婆婆帮我从她的朋友那要来的，当时她问我种什么地方好，我说种土里可能好养活些，婆婆立马就拿了锄头，帮我在她的菜园里栽了下来。

婆婆的这块菜园，被我栽上了很多花卉和果树。有蓝莓、葡萄、草

莓、薄荷，一些不太好养的花卉，也被我一棵一棵挪到菜园里。婆婆对此并不厌烦，还细心地呵护它们，常给它们浇水，施肥。婆婆很支持我种花，上次我无意中说了句，煤渣种多肉很不错，哪知道婆婆第二天晚上，帮我背了两大袋煤渣回来。还说，要多少，有多少。

前几日，和妹妹讨论种花。她突然失望地说：“我那些花呀，准备转移到妈那儿去了，我在我婆婆菜园栽的那些花，她不喜欢，说我占了她的地方，全给我拔掉了。”想想我家有个“护花使者”，我突然间觉得，这一辈子遇见她老人家，真是我最大的运气。